

郝堂村传统乡村场所精神的再建

戴安荻,何疏悦,刘旭,杨芳

(南京林业大学,江苏南京 210037)

摘要:中国传统乡村在稳定缓慢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有着生态可持续、社会稳定、村庄结构合理等特点,同时亦包含丰富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乡村场所精神的形成原因和农民精神世界紧密相关,又深植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了解存在于中国传统乡村的场所精神的同时,通过分析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从郝堂村的案例下手研究并总结其核心的乡建手法和理论体系,使之能运用于更多待发展的乡村中去,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

关键词:场所精神;传统乡村;郝堂村

中图分类号:TU98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767(2017)10-0115-04 DOI:10.11942/j.issn1002-2767.2017.10.0115

1978年改革开放后至今中国基本实现小康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具备了新农村建设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到了进行社会调整,解决城乡贫富差距及工农发展不平衡等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下产生的问题的重要时期,处理好农村问题有利于中国顺利步入现代化工业国家。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放到国家发展的战略位置,全面建设新农村正式开始。

1 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精神的修复

1.1 场所精神的概念

“场所精神”是源于古罗马时代的一种观念。挪威学者诺伯格-舒尔茨在建筑现象学理论中认为“场所”是人类活动的发生之处,包含了建筑、周围环境和当地人们生活方式的整体。其理念是建筑可使场所精神显现,可引申为一切客观的事物通过人的改造都有能力使场所精神显现。因此场所精神的构建可解读为,通过对场所物理上或广义的景观构建,使其特质和个性显现出来。

1.2 传统乡村文化精神

传统乡村文化作为村落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农民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农民居

住环境、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的集合体,是农民表达情感的文化载体,带有浓郁地方色彩的物质、精神和生态文明的总和^[1]。这些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乡村场所精神与城市的不同之处。

1.3 与城市的互动

传统乡村的“场所精神”是由乡村景观、文化风俗及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相互融合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生活环境。传统乡村的经济、制度、文化发展跟不上时代发展步伐,同时劳动力流失、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农田荒废等问题接踵而来,传统乡村的场所精神随村落的衰败而被农民忽视。现代文明盛行之下,场所精神的培育具有重要意义,既是能够保留华夏农耕历史的载体,同时也可可为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的城市居民和生活无希望、农业无产出的农民提供休闲舒适的生活方式。在保护村落风貌和乡土文化的基础上构建现代化的乡村场所精神,有助于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和生活质量,实现人才回流和乡村生态、文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项目建设背景

2.1 郝堂村现状概述

郝堂村位于信阳市平桥区五里店办事处东南,距离信阳市区10 km,村域面积约16 km²,总人口为2 140人,外出务工经商人员200多人,流动人口近500人(见图1),改造之前全村财政收入约30万元,年人均收入3 600元;主要的公共服务设施有村委会、小学、卫生所;全村居民主要从事种植业和畜牧业,农业种植以小麦、水稻为主,主要经济作物有茶叶、板栗等;畜牧业以家庭养殖业为主,第一产业是本村的主导产业^[2]。

收稿日期:2017-08-12

基金项目: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青年基金资助项目(16YJCZH028);2016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2016SJD760006)

第一作者简介:戴安荻(1996-),女,江苏省南京市人,在读学士,从事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研究。E-mail: 609396312@qq.com。

通讯作者:何疏悦(1981-),女,安徽省合肥市人,博士,副教授,从事城市生产性景观和景观交互设计研究。E-mail: 30851302@qq.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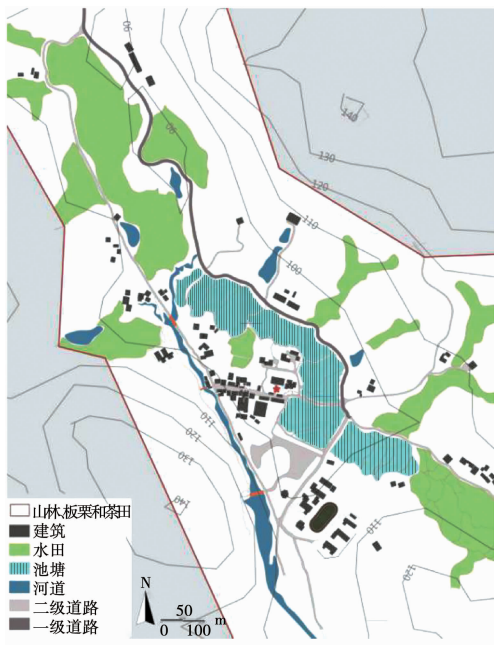


图1 郝堂村

Fig. 1 Haotang village

2.2 村庄建设存在的问题

改造前的郝堂村和许多其它凋敝的村落一样面临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村庄闭塞贫穷,环境恶劣;人口大量外流,只剩老幼留守(见图2);大量住宅因无人居住逐渐老化废弃;住宅建设随意无序,建筑风格混乱,质量不一,造成土地大量浪费等^[3]。在农村看不到希望,是村民纷纷“逃离”郝堂村的最大原因。



图2 空心村中的留守老人和儿童

Fig. 2 Left behind elderly and children in the hollow village

3 项目改造方案

3.1 复苏村庄经济

2011年由生态画家、中国乡建院联合创始人孙君设计的“郝堂茶人家”建设规划项目正式启动。郝堂村的发展不靠招商引资而靠村庄内部的力量。面对发展的两大“瓶颈”——农民生产性小额贷款难和养老难,学者李昌平在2009年启动

“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村中老人将钱存入合作社,每月可获得分红;村民和其它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生产可用农民土地、房产、林权等资产抵押,向互助社申请贷款,利息收入主要用于给老人分红^[3]。这样便一举解决了这两大难题。

3.2 景观改造的主要做法

郝堂村的建设手法主要有4点:

(1)因地制宜地恢复传统农村风貌。在规划村庄格局和建设路网时尊重村庄发展的历史脉络;旧民居改建时延续原有建筑风格。(2)保持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保护耕地,做到农村建设和发展相协调。保护原有树木,修复本地物种;使村庄布局相对集中,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利用雨污分流和生物净化技术进行水体治理。(3)尊重并延续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活动。新房建设与旧房改造保持原有的乡村血缘关系的居住形式^[4]。(4)注重城乡一体化时代背景下的农村发展前景。加固民居结构,完善基础设施,在建设引入现代技术。

3.2.1 废弃物的生态化治理 村中建立专用的资源分类中心(见图3),每户配备干湿分离两个垃圾桶。在学校展开垃圾分类教育,让孩子的行为潜移默化中影响到大人。此外,村里还增设了公共厕所。这次整治不仅改善了郝堂村的环境,更是一次村庄治理的动员,让农民切身参与到村庄改建中,在恢复农民的“主体感”的同时也恢复村庄的凝聚力。



图3 郝堂村资源分类中心

Fig. 3 Resources classification center of Haotang village

3.2.2 重建土地承载力 水和土是农村生产的基础。水和土作为中国传统乡村的灵魂所在,承载了村庄的历史文化,寄托了村民的精神,因此水土恢复是郝堂村建设的重中之重。

土地是农业生产之本。郝堂村受工业化影响在原先的耕作中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土壤结构被破坏,土壤肥力下降、自我再生能力减弱。为了修复土壤地力,孙君提倡村民大量种植农用绿肥——紫云英,这项举措为发展有机农业打好了基础。同时,也使紫云英成为了郝堂村的新地标(见图 4)。



图 4 郝堂村新地标——紫云英

Fig. 4 Haotang village landmark the Chinese milk vetch

农村生活离不开水,因此维护好天然水系是郝堂村建设的重点。在郝堂村的水系治理中保留了原有河流、沟渠、堰坝,新建的桥梁、土坝也保证了“生态相宜,生活相融”。

3.3 重建村民精神世界

郝堂村建设目标不光在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更在帮助农民重构精神世界。村民的精神世界离不开物质载体。郝堂村除了建设过程中尽量不破坏原有草木外,还更加注重祠堂、寺庙等精神寄托场所的构建。现有祠堂在文革时期遭到破坏且近年农村文化频受西方文明冲击,为了弥补村民精神寄托的缺失,正在建设一座观音庙。

“茶”也是郝堂村精神建设的一个重点。对郝堂村村民来说茶是维持生计的产业,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为了修复茶文化在小学开设茶文化课程,并在村委会旁修建了“昭庆茶坊”“岸芷轩”茶室、以及一座在郝堂村附近佛山村脚下的茶文化中心。

教育是一种直接影响精神世界的手段。乡建院坚信教育的重要性,修建了“郝堂小学”和“郝堂老年人康乐中心”等教育和敬老设施。同时这些

设施亦能从侧面潜移默化地提高村民对“孝道”的重视程度;村中还有随处可见的文明标语和警示牌等(见图 5)。



图 5 郝堂村中的提示牌

Fig. 5 Prompt sign of Haotang village

3.4 郝堂村建设改造的价值和意义

郝堂村在景观改造方面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重点优化乡村人居环境,有利于乡村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促进乡村特色“场所精神”重塑,进一步推动乡村旅游业发展的同时也有利于外出口回流^[5]。

此外,农民的先进思想构建也是现代化场所精神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郝堂村的传统文化在建设中传承下来,新的文化精神也慢慢融入到村民的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行为与思想。回乡青年创办农家乐、茶社、承包土地从事有机农业等,为乡村建设注入新鲜血液,带动了村民致富的生活热情。村干部和乡建院对教育的重视,在传承乡村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在逐步重建村民的精神世界。

传统乡村的保护应兼顾发展生产和改善生

活,农民的生计离不开农业生产。郝堂村采取了保护耕地、修复土壤、调整产业结构等手段,通过引入现代科技切实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建立健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以适应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规划建设的需要。

郝堂村的改造是一个集政府、NGO、志愿者与村委会高度融合的系统性工程,包括环境治理、住宅整修、生态系统修复、村社共同体建设、金融创新等多个方面。郝堂村最终成为了一个能够吸引并汇集了社会中广泛力量的平台,让更多关注农村建设的人加入到农村建设中。

4 结语

传统乡村在城乡统筹发展、新农村建设探索、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当代背景下,运用社会学、生态学、城乡规划等理论,通过修复传统乡村的“场所精神”实现乡村文化、自然景观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结合现代发展和农民需求,赋予传统乡村场所时代精神,综合利用乡村自然景观资源和乡土文化景观价值,提高乡村经济收入,建设生态、舒适、和谐的生活环境,最终实现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赢”的新农村建设。

本文以河南信阳郝堂村为例,通过实地调研深入分析传统乡村文化、景观、经济、社会、制度等存在的问题以及在规划中解决的具体措施。从

“场所精神”角度分析借鉴“郝堂模式”在新农村建设中所取得成就。传统乡村的“场所精神”修复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种新型模式,能从乡村文化精神角度出发,保护乡村历史文化,同时借鉴景观生态学 and 乡村旅游学等理论,利用乡村资源,实现自然景观价值的最大化。从农民角度出发,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构建符合时代精神的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新农村,创造一个舒适宜居的具有浓郁文化特点的生活环境。

城市景观与乡村景观有各自的价值,相互协调补充。未来人居环境的建设过程中,郝堂村的经典案例可被更多乡村景观改造项目借鉴,构建和谐乡村环境,引领城市环境建设。

参考文献:

- [1] 李谦.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乡村景观规划研究[D]. 保定:河北农业大学, 2013.
- [2] 卢伟娜, 陈新林, 孙君, 等. 乡村景观建造思路探索——基于信阳市郝堂村的实践[J]. 林业工程学报, 2013, 27(6): 131-135.
- [3] 申建勤, 王利娅. 关于我国村镇规划若干问题的探讨[J]. 科技信息: 科学-教研, 2007(29): 14.
- [4] 王景慧. 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与规划[J]. 小城镇建设, 2010(4): 44-49.
- [5] 贺雪峰. 富有想象力的郝堂模式[J]. 决策, 2013(9): 18.

Reconstruction of the Spirit of Traditional Village in Haotang Village

DAI An-di, HE Shu-yue, LIU Xu, YANG Fang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Jiangsu, Nanjing 210037)

Abstract: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gradually formed in the process of stable and slow development,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social stability, reasonable village structure, and also contains rich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spirit of plac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piritual world of farmers, and deeply rooted in all aspects of society. While understanding the spirit of place existing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ountryside, the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 were analyzed, proceed from the Haotang village case, the core construction methods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rural construction were studied and summarized, so that it could be used in more rural areas to be developed, to explore a new path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Keywords: spirit of place; traditional village; Haotang village